

子史精華

冊六

汝不當貴爵祿我家矣

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 皆通微聖帝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造 遠定大計 魏書李承傳承子伯業少有英畧初贊欲謀歸款民極多有異
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 也澄笑曰藍田生五何容不爾 議承時年十三勅實 於是遂決仍令承讀表入賀世
祖深相器異禮遇 荀非關力何患童稚 魏書陸琇傳琇有以晉傳琇之意秀年九歲被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 求衣就學
甚優賜食姑臧侯 房景先傳景先字光胤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兒備質以供景先也諸 神駒 魏書裴駿傳駿幼而聰慧親 鹿雖禽
自一 然後 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半養所然自足其則燕燕夜則誦經史自是精勵遂大通 神駒 裴駿之稱焉 一因以為字 鹿雖禽
獸得食相呼 魏書裴安祖傳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結語 意之所悟成人 魏書胡太后傳太后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
諸兄云 而兄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意之所悟成人 魏書胡太后傳太后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

老成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殺意以不為然夫子者抱一之旨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傾世名教之備咸
其喪明曰 聖小兒 魏書祖瑨傳瑨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就書以畫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焚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
一美哉由是聲譽益播 聖小兒 魏書祖瑨傳瑨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就書以畫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焚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
好屬文書監高允伯嘆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僅憐既切退與
持同房生趙郡李孝伯曲禮卷上座博士最敢不取遺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義甚精異之向博士說學書畫後高祖聞之召入論
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嘉其才出後士服戲虛曰昔流其 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掩衣左右何足足 北齊書王紇傳侯景與入論掩衣
工於幽州北番之地那得忽有此子乘對曰當是才為世生 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儻發五歲誦孝經
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絃進曰國家龍飛朔野 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儻發五歲誦孝經
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 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北齊書楊愔傳愔從父兄黃門侍郎邢昺特相器重會謂人曰一覽便
南周捨宅聽老于捨為設食乃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 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北齊書楊愔傳愔從父兄黃門侍郎邢昺特相器重會謂人曰一覽便
但事食乎之才答曰 捨嘆賞之 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北齊書楊愔傳愔從父兄黃門侍郎邢昺特相器重會謂人曰一覽便

誦北齊書元文通傳元文通字大曾賓客有人將何通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郡都試命文通 忠孝之道實銘於心 周書李賢傳九歲從師受業
誦之幾過可得文通 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邪云此殆古來未有 周書李賢傳九歲從師受業
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強學待問便授 為戰鬪之戲有軍陣之法 周書李遠傳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
耶唯當盡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 之問者悉服 為戰鬪之戲有軍陣之法 周書李遠傳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
更戲事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 讀數紙纔一編誦之若流 周書長孫紹遠傳父推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
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來非常人也 伏承世子聰慧之姿優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 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 周書宇文深傳年數歲便
管記王頊聞紹遠強記心以為不然遂召非人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優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 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 周書宇文深傳年數歲便
口此既歷歷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 月令 自是預乃款服 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 周書宇文深傳年數歲便
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 四歲誦三都賦 周書蕭大圖傳大圖字仁顯幼而聰敏論 封侯泣下 周書李崇傳崇字永隆梁果有籌算力過人周
親汝自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 賀侯愔年 能 及孝經論 周書李崇傳崇字永隆梁果有籌算力過人周
魏族相賀自獨 賢性而問之對曰無數於國而幼少 自杖三千 周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李寬所鞠養善與諸兄博奕李寬以其體業
封侯當賀主恩不待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自杖三千 周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李寬所鞠養善與諸兄博奕李寬以其體業
自感激命左右 孝寬聞而 不合韓白衛霍獨擅高名 見而異之 周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及韓白衛霍為美談吾
察其行事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 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周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及韓白衛霍為美談吾
令駑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 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周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及韓白衛霍為美談吾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 諸左氏傳見子產 輒畫地為城郭 周書薛世雄傳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 令諸 唯締與將服之無歡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向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未輸勝期遂通急就章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郎子綽今給令妻其以風充應聲答曰 以大兒嗟賞 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

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逐竊其妙筆續用之

端傳神情明悟第五男河陽郡晏每與兄高遠曰若被燭霧如對珠玉宅相之旁良在此甥知知瑯琊相事

有請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葉時燈臺栢曲

侍立進曰傳稱郡人籍籍杜預注云都國在瑯琊開陽父等大驚異之

成異童蒙集以李開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七歲兒父表觀者壓落

者遠應甘露頂唐書唐書徵義傳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此生岐嶽出自天然

自得門甘露頂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為一

受學劉碑對曰以多問寡指之無

焯為師節抗曰可謂水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器大適小

哀暢無所誦樂局目命風格方整

器不可量

信

黃初元年無二月

何謬那同大驚異之

并克彰庭訓

純仁純仁

方七歲

寒去光

得活其後

生

移刺腹

雲往來天際

藥童常添壽

添壽

七歲能作大字及數尺者

張泰山九精篆籀

陳元麟能通性理

見燭欬燒屋

師曰取科第

穎悟不凡

識風

下

賦梅花百首元史歐陽元傳十歲部使者行縣元以諸生見命詩立成十首覽歸增至一一見者駭異之以指畫地或三或六
五稱而五窮元史伯顏傳三歲嘗一一若爲卦者
五窮逕用書音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管而

與之言——遑遑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
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君不及及有天下將以爲諍
惠種生聖（趙絕書）王曰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癡種
生狂實生桂桐實生楸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

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
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賢者有功
年十五相荆劉向說趙介子推行而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過曰
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二十五人之
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

王嘉祐遺詔：遠年五典，明惠過人，其姪問隔中讀書，日夕抱遠隔籬而聽之。遠至七歲，乃一一姊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

贈獻者積業盈倉以遺其子此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苦耕也
 振古無倫見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翁對義慶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

果兄不校相子以爲云此是子不
 果兄應聲答曰子以爲云此是子不
 項託揚鳥之儔
 賦詩時人以爲一
 稽先生復出
 先生後也聞趙惠倫年二十三作鷓鴣水邊二賦定
 先生後也聞趙惠倫年二十三作鷓鴣水邊二賦定

日一年二後三樹四取五小六者七人八問九其十故十一答十二曰十三法十四誦十五枯十六槁十七賦十八選十九字二十易二十一乃二十二試二十三廣二十四信二十五將二十六及二十七篇二十八終二十九談三十因三十一其一三十二

劉廌大唐新詔員嘉祿年七歲以神童見召時大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上誦李誠之曰舌所倚者阿樹嘉祿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阿忍言此人何以任談駭歎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六事齋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書五言一絕十一代號神仙童子以公配木以鬼配

松嘉隱曰——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燒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燒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燒對但取其——耳

人勢決矣。細協竹爲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兒——
 之皇甫混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
 章望之進院學士奏
 乘疊客揮王旁字光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犛一鹿同籠以
 高車過七歲名勤次師韓退

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而賦一篇目爲——
一者——見坐下一如文士。
(彭乘) 蜀客押屋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二八書生
和送大月旦次太和問勞何者是狎何者是鹿秀實未識長久對曰——者——
棄費得過屠錄誌

客大奇之。男一，女二。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一上款，久之。二上款，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獻十因歲，文公十一歲，真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一旣一乃納宋傳於岳珂程史。神宗朝，王襄敏

復命試以詩賦元祐題過其案嘗習者自陳簡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占所不聞也 希夷仲方惟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
吾地夜家人皆步出將推輦駕幼子案第十三方能言珠明襟服薄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苑雲深蒼蒼天雷動士女仰視喧擁圓囀轉盼已失所在

嗚呼皆抱恨不知所爲家不復至隋次狼狽歸米敢白諱描素顏其反之並問知其爲南陔也已傾子當違訪若百千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厥臣
居旬日內出嶺車至第有中大入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事家人驚喜迎拜天顏慰定同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秦人利其服裝自襄城第中已稿跡
竟無先見者而可復矣

男之辭上而誰氏懷然對曰兒乃詔之子也具道所以
上顧以古詩不凡且嘆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
飲聖教親密密詔開封掃榻以閱既畢
絃誦

王明清廬後學李撰字子約昆陵人會文肅在嘉定字爲教授家業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刺宋者妻亦預席

湖廣行省平章歸白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平章問曰學生能——否曰能平章曰青衫來避雨卽應聲曰紫袂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遂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襦帔綵繪贈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人事部六

一歲常——
若爲卦者
五稱而五窮
〔運〕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

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衰種
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

人往視還曰殿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

婦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敬者入門汝
劉庭中桑皮爲牀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朝

家禽劉義慶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

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宛

廣信——將及篇終——談——因——其——

以公配木以鬼配

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一一一耳
會至洲渚上一萬千王保定據言李賀年

見者多愛之
高車送
七歲名勤京師韓退
雲字光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

者是唐雎實未識長久對曰——者——
名召對便殿授二八齊色葉夢得避暑錄話

上歎賞久之
二乃奏
晏元獻楊文公皆
岳珂程史神宗朝王襄敏

也。系主帥方信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

是夕也，素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

聖親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
紇誦

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避雨屬對

不避
之

1

交與

魚牲藥酒相招（晉）子以爲一爲一爲馬往大報（晉）子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晏子）晏子日暮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日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也

少行之實也（交）之所行也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如比目也（晏子）晏子相相知無町畦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交）之所行也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如比目也（晏子）晏子相相知無町畦

無町畦彼且爲無產亦與之爲無產達之入於無疵（交）之所行也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如比目也（晏子）晏子相相知無町畦

父母而聞一知也是故一與一而一有苗與三箭通爲一家巷結朱輪堂列赤紱（抱朴子）聲勢愈習泰朝景附一之號

遺食經各酒誥（文）中子趙公以食經遺于子不受日美黎國與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子者乘車爲丈人蠶繭之費（陳交）於最政

以意厚之義政問之日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日吾得爲役之日凌事今薄矣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薦嚴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嚴政母壽

義政驚怒怪其厚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嚴政謝日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且日得甘肥以養親親供養備禮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

人因爲嚴政語日臣有仇而行游諸侯侯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賀錢萬（史記）史記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史事誅高祖高祖爲門外多長者車轍

直進百金者特日（交）以交足下之權宜敢以下義甚高故賀錢萬（史記）史記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史事誅高祖高祖爲門外多長者車轍

實不持約歡（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命相栗門外多長者車轍

史記陳丞相世家家乃負郭郭郭巷以市道（史記）陳相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日客退夫客雅游（史記）張耳

傳張耳日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持羊酒賀兩家（史記）陳相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日客退夫客雅游（史記）張耳

復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史記）陳相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日客退夫客雅游（史記）張耳

家羊酒同日生俱學書上賓客隨者千餘乘官舍皆滿（史記）陳相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日客退夫客雅游（史記）張耳

諸郎未貴往來侍酒載其其游如父子然（史記）陳相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日客退夫客雅游（史記）張耳

恨相知晚見因門下獻牛酒（史記）司馬相如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日客退夫客雅游（史記）張耳

公爲廷尉貴客開門及廣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貴客欲往翟公乃門可設雀羅（史記）見相賀名（史記）宣帝紀今郡國二千石或置爲奇禁禁

禮令民亡所樂以溫順辭承上接下（漢書）韓王信傳信爲人寬和自守結以朱顏（漢書）淮陽王傳信自以素相不意大王還意反義（漢書）王

非所以導民也所以成大功賜咳唾見共壹飯之簞（漢書）杜郵傳晉文侯齊大馬之獻而父官屬兩立問巷（漢書）游俠傳傳字君卿齊人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也（漢書）張博傳賜咳唾見共壹飯之簞（漢書）杜郵傳晉文侯齊大馬之獻而父官屬兩立問巷（漢書）游俠傳傳字君卿齊人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將亂陰交結豪家富於財 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

學顯貴重朝廷常車騎煥巷 出同與坐同席

客各坐坐聞樂在門 之

是客 向志願就我與麗公同其妻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設排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連作黍徐元直

傾財醫藥 謝志張曉傳疑疾困篤家素貧賤漢太守蜀郡何氏名爲通厚是宿與相就也

雅道南大宅以舍策 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傳祥之幾奔走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使吏而已 惟公榮可不與飲

敢不共飲 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 中曰沉

者自沉浮者自浮 小雀遇我

袁宏傳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安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謝道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半道試

之歸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卿以贈行安應答曰輒當 豈敢以王公紆紉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則公幹所以招致君子其罪不

自造焉潘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非慕志慕當 豈敢以王公紆紉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則公幹所以招致君子其罪不

編也私每令人候之指知當往廬山乃道其故人麗通之等齋酒先於 之清既遇過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問遂歡宴窮日

相知豈可以一塗限 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

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 久由相敬絕由相狎

也足以 欽決定交款著分好

相終 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

數則名位雖遠不以富貴自遇 五交三疊

水接彭軀厚頂至踵腹臍抽腸約同要難妻妻子香衡則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巨程羅山道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

里間而鳴鑼則有暮巷之賓錫極之土蓋青槐之末光適謂郭之儼然語美信之焉誰與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

心指白水而旋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賈公卿貴其籍籍精神美其登仙沾玉華之餘德衡思流涕嗟流涕黃馬之騎談

碧鶴之雄辨敘溫煥則寒各成韻論嚴辭則春義雲飛沉出其類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易冠王孫綺執公子道不結於通人聲未通於雲間舉其辨

翼焉其餘論附駢之髦端映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謝斷金由於派隘則頭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澌於辛虧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舒交其流四也地驚

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爾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派隘則頭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澌於辛虧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舒交其流四也地驚

之俗洩漢之倫不操權衡東城城衡所以摘其輕重腰所以屬其臬息若衡不能量績不能規雖鍾鼎龍翰鳳鳴會史實雪白日舒交其流四也地驚

鋪談折枝戲弄金青翠羽將其意脂粉便辟舞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羅之家謀而後動亡毫末式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

委蛇折枝戲弄金青翠羽將其意脂粉便辟舞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羅之家謀而後動亡毫末式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

覆迅彼交瀾此則何化之精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以是觀之張陳所以因於遺棄未所以陳末斷焉可知矣而程公方現現然於約以就家客所見尤

曉乎然因此一一是生一敗德珍義禽獸相若一聲也難因易攜訟所聚二疊也名陷簪餐員介所差三疊也古人知三疊之爲梗概五交之速尤

將亂陰交結豪家富於財 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

學顯貴重朝廷常車騎煥巷 出同與坐同席

客各坐坐聞樂在門 之

今之窮士不必且為燒券國因災而之使吏吏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大人者故能欲矣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其紀綱則類仁恕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但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何心獨飽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數問其故故曰士大夫猶嫌不足我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以告母母亦賢之遂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空船而還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使分施由是顯名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趙二王國之近屬實重當時權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乏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曾書祖述傳每至田舍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積錢數千萬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慕劉悛之為人謝安嘗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沈沈之見恭所好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尺算沈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生為上伏問而大驚素曰吾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所得祿秩悉散親故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宋書江乘之傳還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浦並以簡約見稱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襦袴賜東者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與鄉家同豐儉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草編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其周給如此脫白輪中以貽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可賣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陳書徐陵傳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賈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其周給如此脫白輪中以貽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冬止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陳書徐陵傳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賈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其周給如此脫白輪中以貽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之仍謂德基曰若方為重幕不久貧棄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姓姓名不答而去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魏書胡叟傳叟少孤每古及父事則淚下盛

將其所知廣寬常順陽焉謝文宗上依法備備壺執至郭外空靜處設坐莫拜盡孝思之敬時教煌煌汴洛善善酒每節送一壹與叟者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債了矣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李士讓傳出果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者致謝士讓曰吾家餘粟本圖賑濟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計之權貸曰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債讓拒之一無所受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讓營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活者萬萬計炊爨骨所

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裴李參軍遺惠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李參軍遺惠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款款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右職知以別業奉家兄富

民傳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李參軍遺惠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款款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右職知以別業奉家兄富

以要地處矣復封曰復以家貧而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將以一濟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耳尚自視衡量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唐書宗室崔暉以物適人

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籍憾之乃罷復官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自視衡量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唐書宗室崔暉以物適人

輟馬傾褚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唐書裴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澤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一日千錢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宋史王沿傳子鼎奉使契丹

贈族儲橘皮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元史張庭瑞傳庭瑞初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聚得蜀葉其價倍常庭瑞瑞開平日入橘人以鄭莊稱後漢書范滂傳滂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元史胡克明傳克明好施子儋一里中以

閒適

意行似天

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見舒而
獨樂其身是謂雲氣——
數椽自庇一簞糊口
子華子夫士之自好者割劉——足以——而——之食
足以其缺背以不賞之罪而授人主之所必怒者耶
靜耕溪飲坐嘯行歌
子華子策居

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青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青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踴吟而鵲啼且曉昏而日暎也蒼

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紋栗爛如結蘆藹草之芬從風以揚——爲力也佚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遲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

是河汾之間不吝容也。而曾食於海瀝歲又無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極

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臨臨於山溪之中將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萊蒙期行乎

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美

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唐荊川有齊立琴而罷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日月不免殲解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

南郭隱凡

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凡者非昔之隱凡者也

壹关相樂

辭宣傳及日至休吏賦詩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卿事家亦望私恩意祿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斯亦可矣注師古曰壺关謂一爲歎关耳关古笑字**樂志**後漢書仲長統傳常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

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仰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其——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布竹木周布藝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勞養親有養珍之妻妾等無苦身之勞更期辛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斟酌

畦苑遊戲平林澀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禽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

書傳傳二篇鍾鮪人猶謂南風之雅操發清尚之妙曲迥遠一世之上陳野天地之闊不受富貴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美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一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遠迹蟬蛻亡茲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

青成嵬瀝當餐九陽作爐烟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通物無可古來撓撓安曲如
項百慮何為至要在共壽悠天上埋憂地下版散五聲滅塵風雅百家雜碎見二
吳志諸

請用從火抗志山西遊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橈
上元氣爲舟微風爲橈上合樞促席量敵邀對
葛瑾傳

琴瑟詠詩自足於懷之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

稽康傳一行作吏
此即便發安能含其所業而從其所懼哉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晉書稽康傳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
敘離闊陳說平生志意畢矣
散髮嚼齏
晉書稽康傳孫登山阿
示嘯長吟頤神養

壽據胡林談談晉書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春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而亮徐曰諸君少坐老子於此處與度不覺更一更矣與善寺竟坐當其爲通旁若無人宋書顏延之傳居身清約不營財制布衣蔬食園的邵野

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麕牛笨車達坡園薄即屏往道側又

人笑汝
宋書周朗傳吾幸病不至身遭桀既滿方杜長者之輟穀祿是謫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惟苦積垢月又檐中山木

擢也。持斧未嘗入不才之門。華月深池。上海草廩榮日。曼且室閭軒左。生有陳書十萬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特復陳局露初章。

新星晚照然不見。子日蓮子見告。良雨邵上覆寄定。宋書袁粲傳。樂陶臥募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特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

覺是殺軒後也。陳局露和吳香星晚上居負南郭杖象獨遊。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尊吟詠獨酌園亭以此自適。——特——素寡往來門無雜

客及受適當權四方輻湊開居高臥一臥遊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遊西陟陟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數日老疾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動操眾山皆響見亦自不得得亦不賣宋書王弘之曰性嗜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登輪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素琴無絃葛巾

漉酒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蓄一張一十年有酒漉漉無非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風設澤我醉欲眠卿可去見上開卷有得欣然忘食

南齊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一便一見樹木交蔭時鳥發自謂是羲皇上人上垂簾鼓琴風韻清遠齊書柳世隆傳在朝不干世務獨

浪煙霞高臥風月足洲南齊書張充傳若遇飛年約渚渚酒歸月下風清琴上琴遠將東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銘曰弘治推華

子萬慈量論者以為聚得其人致向別文寢處風雲憑樓水月陳書江總傳總修經戒夕夏譚笑娛情琴樽閒作陳書陸瑜傳瑜監撫之取事隆起之辰頗用月美

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濛或觀新花時翫有伊洛間意南史謝靈運傳子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子始

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馬未嘗不促膝畢暢通情發落有伊洛間意南史謝靈運傳子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子始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謝靈運傳子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子始

是愛閑多病南史王僧虔傳僧可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僧直造竹所嘯詠自得南史袁粲傳粲有一家庭有竹石琴茶兩步往亦不遇

羽儀併至門恒居鹿牀瓊植竹南史劉孝傳陳留侯王緒傳緒居不交當世一造孝緒即願以神交林嬉水吳魏書李諧傳山隱勢於覆石水石河流於清

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山園游燕射賦詩唯在得入又沙汰尚書耶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

以爲賓客各盡其長以爲娛遊北山之北義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南史謝靈運傳子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子始

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骨佩之累蓋由來久矣醫侯追聚於松子陶未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遠華行不放

高物而欲辛若一生何其僻也豈知如知止蕭然無累南史謝靈運傳子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子始

構愛堵於幽遠近煙蘿遠跡風雲藉義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舞禽於百仞俯澗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意以臨花卉蔬園居前坐簷而看

灌漑二頃以供饌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經籍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散收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救苴氏之書蓋察微

尹若之舞兼燕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使歲時披其書卷至歐歌集鳥鳴鳥果園在後開意以臨花卉蔬園居前坐簷而看灌漑見上歌纂集唱鳥鳥

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柁古今田畝相連謝靈運傳子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子始

見是荷葉笠名談叢稼南齊書盧思道傳一白星常願追祖理安能挹化源集唐書杜鴻漸傳晚年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廣貨像莫

致後病令人外之交南齊書王弘傳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頤況為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舊唐書王龜傳性簡澹瀟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著書自適

外僑接朋游乃于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日為半隱乎及從父起在河干中子漢陽谷中起草堂與弟人進士游朋遊一連所池上篇

後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瓊東周越子龍門西谷喬松置一日起鎮興元又于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間過如此池上篇

舊唐書白居易傳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鴻宅竹木池館有林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舊唐書白居易傳先是頤川

泉之致家妓樂器盡子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詩於舟中因為一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舊唐書白居易傳先是頤川

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幸為池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日露清鶴唳之夕

